

中國神話讀本

第三冊

校纂大杜 編雛鵠曹



世界書局印行

863
A074

編輯大意

一、本書供新學制小學三年級以上，初中三年級以下的學生，作爲課外讀物。

一、本書譯述目的：(1)幫助兒童思想的發展；品性的修養。(2)使兒童能約略明瞭中國古代的政治、社會、風俗情形。(3)培養兒童日後研究國學的興趣。

一、本書材料，都從中國舊文學中選取而得。選材標準，以事實簡明，富有興味爲原則。

一、本書各篇，除用語體文譯述，專供小學生閱讀外，每篇附列原文，以便初中學生閱讀。

一、本書譯述語體文字，力求淺顯。遇有費解詞句，另在篇末詳加註釋。

一、本書的編列，以文詞的深淺爲次序，不以原文的時代爲先後。

一、本書篇末，附列原文的書名，並作簡單的說明，使讀者對於古籍，得有相當的認識。

本冊引用書目

閱微草堂筆記 清紀昀撰

述異記 清東軒主人輯

玉堂閒話 五代范資著

留溪外傳 清陳鼎著

夜譚隨錄 清霽園主人撰

山齋客譚 清景星杓撰

聊齋志異 清蒲松齡撰

幽明錄 南朝宋劉義慶撰

瀟湘錄 唐李隱撰

十二真君傳 唐人撰（闕名）

守一齋筆記 清金捧闔撰

目次

一	許南金	一
二	夜叉島	三
三	人變虎	六
四	菜園裏的女孩子	九
五	狗皮道士	一三
六	再生	一七
七	賣魚的某甲	二三
八	種梨	二五
九	新鬼	二九
目次		一

目次

二

一〇 婦人變馬·····	三三
一一 許眞君·····	三六
一二 鼠子·····	四六
一三 狐拉磨·····	五〇
一四 趙城虎·····	五二
一五 人豬·····	五七
一六 王六郎·····	六二

一 許南金

南皮許南金先生，很有膽量。他在一座寺院裏讀書自修的時候，常常和一個朋友，睡在一張床上，有一回，半夜裏忽然看見北面的牆壁上燒著兩枝火把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一個人的面孔，露在牆壁中間，有簸箕那麼大。所謂兩枝火把，就是牠的兩隻眼睛裏發出來的光焰。南金先生的朋友，見了唬得顫抖得幾乎要死；南金先生却披著衣服慢慢地起來道：『我正想讀書，可惜蠟燭完了；你既然來了，很好很好！』說著，就拿了一本書，背向著那個怪物，坐著，琅琅地讀了起來。他讀了沒有幾頁，那怪眼睛的光焰，漸漸地隱下去了。南金先生拍著牆壁喊牠，却不再出現了。

又有一個晚上，南金先生在廁所裏出恭，一個小僮在旁邊端著蠟燭。那

怪物忽然又從地面上涌出來，對著南金先生笑。小僮見了，唬得丟了蠟燭，跌在地上。南金先生便把蠟燭拾起來，放在怪物頭頂，說道：『我的蠟燭正愁沒處放，你又來了嗎？很好很好！』怪物仰著頭，呆看著南金先生，一動也不動。南金先生又道：『你那處不好去，偏偏要到此地來？我聽聞過海上有逐臭的人，難道就是你嗎？那我不好辜負你的來意呢。』說罷，就拿糞紙向怪物的嘴裏去揩。怪物聞著臭氣，竟大嘔而特嘔起來，狂叫了幾聲，把燭火吹熄去了。從此以後，怪物不再出現了。

【原文】

南皮許南金先生，最有膽。在僧寺讀書，與一友共榻；夜半見北壁燃雙炬，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，大如箕，雙炬其目光也。友股慄欲死；先生披衣徐起曰：『正欲讀書，苦燭盡，君來甚善！』乃攜一冊，背之坐誦，聲琅琅。未數頁，目光漸隱，拊壁呼之，不出矣。

又一夕，如廁，一小童持燭隨，此面突自地涌出，對之而笑。童擲燭仆地；先生卽拾置怪頂，曰：『燭正無臺，君來又甚善。』怪仰視不動。先生曰：『君何處不可往，乃在此間？』海上有逐臭之夫，君其是乎？不可辜君來意。』卽以穢紙拭其口；怪大嘔吐，狂吼數聲，滅燭而沒。自是不復見。

——閱微草堂筆記

註 (一) 南皮——縣名。在河北省。 (二) 逐臭的人——這個典故，出在呂氏春秋。大略的

意思是：從前有一個全身很臭的人，人們都很厭惡他，不肯和他住在一起，因此搬到海上去居住。說也奇怪，海裏却有一個喜歡臭的人，常常跟在他的後面，不肯離開。（參讀拙編中國寓言讀本第三冊）

二 夜叉島

清朝順治年間，有一隻海船從廣東駛到外洋去，半路上，被風飄到一座

海島旁邊——那地方雖然老於航海的人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島，——就停泊下來。

船裏一共有一二百個人，其中三十多人，挽著手一起上岸去散步。他們走過一個山坡，看見那裏有一條石板街道，——有二丈多闊，幾里長，——便隨腳踱過去。後來，又看見一座城，城裏的街道平直，衙門壯麗，祇是冷落得一個人也沒有。他們走進衙門裏去玩，經過好幾重門，也沒人來呵喝阻擋。走到廳堂裏，看見有一個人朝南坐著，戴的是紗帽，穿的是紅袍，好像睡著般一動也不動。旁邊有一個官吏，兩手捧了案卷站著。一個守門的人，捧著茶盤，像要進來的樣子。幾個衙役在廊下侍候著。看上去都像是死非死，是活非活般，靜寂得一句話也沒有。衆人見了，以爲是古代死在海外的官員顯靈，唬得急忙逃出去。不料他們還沒有逃出兩重門，就有三十多個紅髮獠牙青面的鬼出

來，把他們統統捉住，用藤條在面孔裏穿了，挂在大門裏面。一會兒，羣鬼們似乎去報告般都跑進去了，其中的一個客人，即便縱身一跳，把面頤裂破，掉在地上，急忙逃回船上，把剛才的事，告訴了留在船上的同伴們。船中有一個熟悉海洋裏的事情的老人，聽了大驚道：『這是夜叉島啊！』於是急忙聚了許多人，打著鑼鼓，拿了軍器去營救。可是他們走到那裏，所謂街道城市，毫無痕跡，祇見荒草坡中，有白骨一堆；想來是那三十多個客人被夜叉所喫剩的了。那個裂了面頤逃出來的客人，回到家裏，即便請醫療治。後來面頤雖然合成原狀，可是上面還留著被藤條穿過的兩個洞呢。

【原文】

順治年間，有洋船，自廣東開洋失風，飄至一島——老於海者，未之識也；因暫泊焉。

舟中有一二百人，其中三十餘客，相攜游步海岸。過一山坡，見石板街道——闊餘二丈，長約

數里，——隨步而行。有一城，入城街衢平直，衙門壯麗，但覺清靜而無一人。遂共入衙門，歷數重，無呵禦者。登其堂，見一人南面而坐，紗帽朱衣，若睡夢然。旁有一吏，捧文案而立，一門子捧茶，作欲進之狀。隸役數人，夾侍廊下。望之若死若生，寂無一言。衆以爲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，靈爽所現也；疑懼疾奔。未必二門，有朱髮獠牙青面之鬼三十餘，盡擒其衆，一一用藤穿頰，懸於大門之內。衆鬼悉趨入，似往報命者。中有一人，舉身騰擲，裂頤而墜，逃至舟中，道其事。舟中有一年老熟海事者，大驚曰：『此夜叉島也！』亟聚衆鳴金鼓，持器械往救之。至則街衢城市，毫無蹤跡，但見荒草坡中，白骨一堆，乃向者三十餘人，爲夜叉所食之餘也。

其裂頤者歸就醫。頤雖復合，尙存二孔，蓋藤所穿也。……

——述異記

註 (一) 順治——清朝第一任皇帝世祖的年號。

三 人變虎

廣西有一個鄉人，每天早上出門，晚上總帶了死的豬、羊、鹿、狗……等動物回家。後來，爲了替兒子擇日結婚，要用豬、羊祭神，他的妻子要他辦活的回來，他便露著爲難的神色。因此他的妻子疑他從前拿回來的東西，或許都是偷來的，便叫兒子悄悄地跟在他的後面，探視究竟。

兒子跟到一座山上，看見父親走進一個石洞裏去，不久，就有一隻老虎咆哮著出來。兒子見了驚愕了好久，便緩緩地走到洞裏，去找尋父親，不料洞裏祇有父親的衣服，却沒有父親的影子；就以爲父親被老虎吞喫了。過了一會，那隻老虎，又回到洞裏去；不一回，父親又出來了。兒子見了，害怕得很，急忙回到家裏去告訴母親。

鄉人回到家裏，看見妻子神色大變，就大聲說道：『我被你們識破了！——這次出去，永不回來了！』說著便很快地走出門去。妻子和兒子拉著他的

衣服，抱住他的脚，再三挽留，他竟掙脫了一隻襪子去了。

後來，他的兒子在山中碰見一隻老虎，有一隻脚是人脚，就想到牠一定是自己的父親；恐怕被獵人所得，便在市上遍貼告白道：『……如果有人捉得有一隻人脚的老虎，請勿送到官廳裏去，我願意出重價購買。……』不到幾月，果然有人把那隻老虎送來，兒子便把牠安葬了。

【原文】

廣西有一村民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必攜死猪、羊、鹿、犬……等物至家，以爲常。後因其子擇日成婚，須猪、羊祀神，妻囑其覓活者爲佳；村民有難色。妻遂疑以前之物，皆屬偷盜，命子尾其後，覘之。

至一山，見其父入岩洞中，少頃，有虎咆哮而出。其子驚悸良久，徐入洞，求父所在，但見一衣存焉，疑爲虎食矣。未幾，虎歸洞，而父復出。其子駭甚，因急歸告母。

村民歸家，見其妻色變，遂大言曰：『吾爲汝等識破，今出不復返矣！』疾走出門。妻子牽衣留

之力挽其足，竟脫一襪而去。

後其子於山中遇一虎，一足人也。因思此虎必其父，將爲獵者所得，遂遍揭街市云：『……若有人獲虎一人足者，勿送官，願以重價購之。……』不數月，果得而葬之。

——述異記

四 菜園裏的女孩子

有一個秀才，年紀二十歲的時候，急於想娶妻子。雖然託了幾十個媒人，終於找不到相當的配偶。於是走到擅長卜課的那裏去卜問。卜人說：『夫妻的配合，屬於前世的緣份。你的未婚妻，現在還不過兩歲呢。』秀才問：『那女孩子生長在什麼地方？』卜人說：『在滑州南鄉，姓某氏。她的父親種菜爲業，祇生著那個女孩，應當給你做妻子。』秀才以爲自己的門第和才望，並不十

分低賤，正想和貴族人家攀個親，一聽到卜人的話，心裏非常不快樂；但也很相信。於是打算走到滑州去探聽，以便證驗卜人的話，是否正確。

秀才走到滑州的南鄉，探得那裏果然有一個菜園。他問主人的姓氏，正和卜人所說的相同。又問有沒有女兒，却回說有一個女兒，才兩歲呢。秀才聽了，愈加不快樂。

一天，秀才探得那個女孩的父母出去了，便走到她的家裏，把她誘到身旁，拿了一枚細針，刺入她的腦袋裏，自己即便離開滑州回去；以爲她一定有死無生了。

菜園裏的女孩子，雖然被秀才無故毒害，却不因此而死。她長到五六歲的時候，父母都死了。地方上的人可憐她孤女無主，向巡按去報告。巡按便把她收養了。一二年後，巡按愛她聰明伶俐，就認爲自己的女兒，非常寵愛。

後來那巡按調到他州，女兒也長大了。那個秀才也已考中進士，做着主簿官。本來秀才和那巡按是不相認識的，後來因為路過那州，就投著名片去拜訪。巡按一見秀才的風采，非常愛慕，招待很殷勤。巡按問他可曾娶過親，秀才回說不曾。巡按看他是一個世家子弟，而且品格高尚，想把小女兒許給他，便把自己的意思，隱隱地向他表示了。秀才聽了很高興，立刻答應了。

不久，他們結婚了。巡按備了許多粧奩，那新婦也長得很美麗。秀才大喜過望，想起從前卜人的話，以為是荒謬絕倫，不值一笑。

後來，每逢天氣陰黯的時候，秀才的妻子，常要患著頭痛。幾年以後，還是不瘥。秀才替她請了一個名醫來診治。醫生說：『這是腦頂裏有病。』說著就配了藥敷在她的腦頂上。不一回，腦頂裏有枚針爛出來，病就好了。秀才見了很奇怪，便在巡按的親戚故舊那裏，探聽妻子的來歷。知道她就是菜園主人。

的女兒，因此才相信從前那個卜人，並不誑他。

【原文】

頃有一秀才，年及弱冠，切於婚娶。經數十處託媒氏求問，竟未諧偶。乃詣善易者以決之。卜人曰：『伉儷之道，亦繫宿緣。君之室始生，二歲矣。』又問：『當在何州縣？是何姓氏？』卜人曰：『在滑州郭之南。其姓某氏。父母以灌園爲業。只生一女，當爲君嘉偶。』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，方求華族，聞卜人之言，懷抱鬱快；然未深信也。遂詣滑質其事。

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。果有一蔬圃。問老圃姓氏，與卜人同。又問有息否，則曰生一女，始二歲矣。秀才愈不樂。

一日，伺其女嬰父母出外，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，卽以細針內於顙中而去。尋離滑臺，謂其女嬰之死矣。

是時，女嬰雖遇其酷，竟至無恙。生五六歲，父母俱喪。本鄉縣以孤女無主，申報廉使。廉使卽養